



人物春秋丛书

含笑的泪 带泪的笑

● 王 宋 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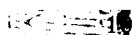
人 物 春 秋 丛 书

含笑的泪 带泪的笑

（报告文学集）

王 宗 仁

 出 版 社

 1988年·北京

含笑的泪 带泪的笑

(报告文学集)

王宗仁

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 6.75印张 120千字

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9000 册

ISBN 7-5069-0054-8/I·10

定价：1.55 元

目 录

周总理和一个演员.....	(1)
她从海峡那边来.....	(18)
爱情的波涛.....	(49)
笑的升华.....	(70)
含笑的泪，带泪的笑.....	(96)
田华与影坛新星.....	(116)
十年莫测一颗心.....	(128)
单弦之路.....	(179)
唐国强和他的妻子.....	(201)
斯琴高娃与虎妞.....	(207)

周总理和一个演员

一个近似神话的故事

春天坐在小蜜蜂的翅膀上来了！

一路花香领我进了中国歌剧舞剧院。我怎么能想到这地方会这多的花？路边的草坪不必说了，就连各户的窗台上、院子里，甚至墙头上，都摆满了花盆。但丁说：“我向前走去，但我一看到花，脚步就慢了下来了。”我干脆站着不走了。

这不是李波吗？

还是在小学的操场上看电影时就认识她了。《白毛女》里的黄世仁的母亲，戴的帽子象家乡人穿的鞋帮。可恨死了！

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。不过很硬朗，手不颤，眼不花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她一走路，我总觉得带着“黄母”的味儿。难怪！1945年歌剧《白毛女》在延安舞台上出现，她就是“黄母”。后来，歌剧变成电影，她还是扮演这个角色。今年

“七一”，纪念歌剧《白毛女》上演40周年，这台戏再次出现在首都舞台上时，她仍然是“黄母”。有人开玩笑说：李波这一辈子都摘不掉地主分子的帽子！

李波招呼我坐下，没忙着倒茶，却将钢琴上的一盆花，搬到我面前的茶几上。

“这花是那年1月8日开的。从那以后，每年都是这个时辰开花。”她说。

1月8日？好熟悉的日子！周总理不就是这天离开我们出了远门的吗？山有情，水有情，花也有情！它们都来送别总理。

可是，我不相信。1月8日开花，而且以后年年1月8日开花，这不是太神奇了么？

我扫了那花一眼，五朵骨朵，指甲盖那么点。很鲜艳，致使你感到仿佛满屋里都有它的影子。

她还在说着：“我一看到花就想起了周总理。我这样对它说：蟹爪莲，你1月8日给我开吧，我特别想念周总理。他在去世前不久，还念叨着我。不是我一个人，全国有好多人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，即使过去了好些年，只要再次见到你，他都能很快地叫出你的名字，记性特好！”

我完全相信。李波又把花盆搬回了原处。这时，我已经知道这花叫蟹爪莲了。

但我还有疑问。“这花真的在1月8日这天开放？”

“哪还能假？它是专为我想周总理而开放的。”

记得有人曾说过，老人们的固执有时是难以被他们这个年纪之外的人所理解的。李波说的1月8日蟹爪莲开花的事就让我感到太悬乎了。可是她呢，却是认准了。

李波并不打算回答我的疑问。她又给我扯起了她和周总理的故事……

我的怀疑消失了。

当我们的总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时，他们之间搭起了彩桥，进出了那么多耀眼的火花！

我相信了！蟹爪莲开花的事。我们的祖先留下了那么多的神话传说。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不能给后人创造许多美丽的故事？

最重要的是，人们的感情，人们的愿望，人们的心……

黄土飞沙中，落下了一块手绢

也许是这张剧照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：

一排窑洞，门窗上洒满了阳光，40多年过去了，你似乎还能感受到暖暖的气氛。广场上头包羊

脏手巾的农民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有的站着，有的手里还牵着娃娃。人群中间，一男一女两个演员，正在演《兄妹开荒》……

我望着这张褪了色的照片，明明听见了锣声、鼓声，是秧歌剧的调调。听，扮演兄妹的王大化和李波在唱：

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唱，
唱得太阳红又红，
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
怎么能躺在热炕上作懒虫。
扛起锄头上山冈，
山冈上，好风光，
站得高来看得远，

咱们边区如今成了一个好地方……

周总理第一次看《兄妹开荒》时，那哥哥还是个大花脸哩！演毕，他把王大化和李波留下，说：

“从马门教授（大化演过的一个角色）到开荒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群众是欢迎这个转变的。”他望了望大化还没有卸装的脸，“要看到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不能丑化他们。”

大化，还有李波，脸烧得站不住了，赶快取下头上的毛巾，洗了脸。

其实，当时延安的秧歌队都兴扮演成那种逗人的发笑小丑。这都是受到喜剧《小放牛》的影

响。周总理指出这个问题后，“小丑”逐渐减少，以至到消失。

又是一次演出。杨家岭。

正是春天。延安的春天是黄土飞沙弥漫的季节。有时候，一个一个的大旋风，上接天，下触地，拧着团儿满地旋转，一切都变得浑黄。李波和王大化化好装演第一场时，是眉清眼秀的，但到另一个地方演第二场时，头上身上眉毛眼睛就成了一个黄土包子。一道道汗水从脸上淌过，就又成了花脸。管它呢！他们越演越上劲。观众的兴头也蛮大，看完这场，再跟着去看那场。风沙把他们也吹得土眉土眼的。

杨家岭的小广场上早就围就了一圈人。人们伸着雁一般的脖子望着，等着……

谁也没有注意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悄不声地走进了人群里，轻手轻脚地坐在了一个土坡坡上。当然，有人发现了，但是一点骚动也没有。那时候，这些中央首长天天都和群众见面，和群众住的是门对门、窗对窗，隔墙说话都听得见呢！有时，他们索性住老乡家，在一个锅里搅勺把。

咦？主席身边那个女的是谁？

江青。那会儿她还朴实，没有什么超众的衣着。不大惹人注目。延安人对她了解甚少……

《兄妹开荒》开始演了。李波唱：

哥哥你听我言哪，
你呀你好懒！
大白天你来睡觉误事真不浅！

王大化唱：

妹妹你慢发言哪，
听我有意见。
夜黑里开了会我睡觉睡得晚！

.....

笑声。周副主席拍手，笑。主席对周副主席说了句什么，然后鼓掌助兴。

土场上，飞尘扬沙，象腾起一层雾。

这时，江青掏出手绢，掩在了嘴上，眉头皱皱的。

主席看见了。他想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，只见他伸手将江青嘴上的手绢揭掉，摔在了地上。

这一切，周副主席全看见了。他没有看江青，只是瞅着地上的手绢在沉思，沉思……

演出还在继续，李波、王大化轮番唱：

哥哥我前面开荒地，
妹妹我打土多卖力，
要跟那英雄比高低，
要跟那模范争第一……

江青不知什么时候走了。谁也没有留意她。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是那么专心地看演出……

那手绢，李波当时并没有看见。她是事后才

知道的。40多年后，当她重新给我们提起这件事后，仍然有几分激动。但说话的口气却十分冷漠：

“我是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演员，身子贱，昏天土地上演戏演惯了。现在虽没当初那把力气，老了。可是不会嫌弃生我养我的土地！”

编织美好故事的轮印

我有个体会：舒适、优越的生活条件，最易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、淡漠。

李波同意我的意见。不过，她说周总理例外……

从窑洞住进了城市，人们感到有些疲劳了，同时，相互间也显得陌生了。周总理还记着李波。

天安门前创建共和国的礼炮声刚响过不久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了。她作为歌剧队的队长，找周总理请示问题。

太心急了！一清早她就出现在总理住地的门前。她有点犹豫，会不会打扰首长的休息？

“这不是李波吗？”总理一眼就瞅见了她，叫着，还招招手。

总理正在吃早饭，桌上只有一碟青菜和白粥。李波立即想到了自己的早餐，还有中国千家

万户的早餐，和总理桌上的饭菜没有什么两样。

“李波，你吃过饭了吗？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边吃饭咱们边交谈吧！”他太注意节约时间了，给人的印象他走路都在小跑。

李波十分简要地汇报了工作。总理听着，不时有插话。

“李波，以后你要单唱民歌。你的业务还要提高，唱的不要太简单了，样式要复杂一点。”

总理吃饭的速度很快，碟里的青菜一点也没剩。他站起来一边擦着嘴一边对李波说：

“让你当队长，做行政工作？这不合适。你回去跟李伯钊同志讲一讲，不要做行政工作了。就说是我说的，你以后要专唱民歌。”

他举起手腕看了看表，“我该去上班了，走，咱们一起上车，在车上还可以再聊一聊。”

当时，周总理在外交部上班，他每天坚持坐班。临上车前，总理又说：

“前几天我看了你们的音乐会啦，总之，你还得提高。”

一辆样式陈旧的小卧车，在北京的胡同里穿行。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，路上行人很多，车速不时地慢了下来。在铺着一层晨霜的地上，坦露着两行湿漉漉的轮印。

总理：“一次我听音乐会，看到一个女演员演唱很吃力，这个演员面黄肌瘦，看来是营养不

足。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唱使不上劲，我们在台下真着急呀！”

李波静静地听着。

“你提出要给这样的同志提高营养，可以提出申请，由群众民主评议。”

李波心里有点惭愧，这些本来应该由她和同志们想到的问题，都由于他们的粗疏，使总理不得不拿出宝贵的时间去操心。

汽车慢了下来。前面有一群人在抢道，总理对司机说：“我们停停，让行人先过。”

一队队路人擦着汽车穿过了马路。车内，总理继续和李波交谈。

“郭兰英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她是个团员。”

“那就努力争取嘛！你们也要多帮助她。”

车拐弯了。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”的白底黑字的牌子，已经看得见了。

“你还要告诉剧团领导同志，女演员生理上有特殊情况，必须照顾。女演员在例假期间，可以不演出。即使我给的任务，你们也可以不演。”他还做了个拒绝演出的手势。

“记下了！谢谢总理！”李波用手背抹了抹眼眶，眼睛热乎乎地发潮。

汽车“吱”地一声停住了。

“李波同志，再见！”总理招着手。

她站在原地，望着，直到小车消失在一片树荫之中，她才回过身。可是，她没有离去，沿着地上的轮印走了一段。她觉得这轮印是那样清晰，又那样美丽。她真想把这轮印拣起来，收藏在记忆的宝库里。

雨水、雪水能冲走人们的足迹。但是，这轮印永在李波心上！

她把纸条塞进了总理衣兜

1958年，初春，周总理审查访朝演出节目。

该李波了，不知为什么她今天有点紧张。怪？那么多回见总理都没有这样紧张过啊！

噢，原来我们的民歌手今天要用西洋唱法，为总理演唱了。当时，她正跟着一位苏联专家学习，想让总理听听，看她学得怎么样！也算是汇报吧。

她刚唱完第一支歌《看秧歌》，就发现总理不高兴了。总理还和旁边另一个同志说了几句什么。

李波的心坎腾坎腾跳起来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下面还有几支歌儿，怎么唱呀！

总理看出来了，就在座位上说：

“哎，紧张什么，都老朋友了嘛！”

李波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唱完歌的。

演出休息时，总理把李波叫来。李波等着挨“克”。

不料，总理根本不提这事，却说：

“李波，你发现了吗？你们这台节目中有两个人唱《看秧歌》。”

确实是这样。事前，李波和那位同志都不知道。结果“撞车”了！

周总理当公判人，对李波说：“你唱这支歌吧！”

这是公正的。《看秧歌》是一首女声唱的东北民歌。那位同志是男演员。

只是那洋腔洋调……李波没有再往下想。但是，她觉得自己今天懂得了许多，明白了许多。学了“洋”的，应该更好地融汇进自己的唱法，发扬民族的特长。

李波明白了！虽然已经跟苏联专家学了2年了，但她觉得自己没有学好。

周总理还有外事活动，准备告辞。李波不打算说别的了，总理的时间太宝贵。她只提了个要求：

“总理，我这2年学不了什么东西，也怪我没有学好。我想再续1年，好好提高一下。”

“是，是，2年是学不到什么东西。”总理自言自语地说。他沉思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好吧，我给他们说说，让你再学1年。你们那个苏

联专家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李波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苏联专家的名字，给总理递去。

“放在这儿，就放在这儿！”总理一边和一个同志说话，一边抬起胳膊把衣兜露给李波。李波将纸条叠得整整齐齐地装进了总理的兜里。

总理参加外事活动走了，他留下了一句话：

“李波，就这样啦，我给有关同志讲讲，让苏联专家再教你1年。”

不久，李波果然接到了继续学习的通知。

这事、那事，总得有人办。如果你推、他转，这里划个圈，那里批个字，要搭进多少宝贵的时间，又能办成几件事？

但是，对李波来说，她毕竟是麻烦了总理，所以于心不安。那天，当她给我讲起这件事时，还说：

“我真后悔呀，那时不知是怎么想的，这些事都去请示总理，而且还把纸条塞进了总理的口袋……”

奇怪的是，李波在讲这番“后悔”之言时，表现出来的表情以及口气，完全是一种自豪感。

我明白。她是有意把自己的情绪蕴藏在一片蒙蒙云雾中，半遮半掩……她不说出，让我去猜。

其实，她心中是一面明镜，我心中也是一面

明镜。

坐在剧场二楼上的观众

两幅画面在我眼前交替出现：

总理逝世那年，我看过一首诗《最后一排的观众》，是说一次体育比赛，周总理因为外事活动来晚了，便悄悄地坐在了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。剧场一点骚动也没有，演出照常进行。

今天，李波又给我描绘了总理的另一幅类似的画面。他观看演出，成为坐在楼上的观众……

李波说：“回忆总理和文艺界的事，有甜有苦。苦的，是一条长长的瓜藤。甜的，是藤上结满慈父般的爱抚……”她是借用别人的诗句抒发感情。

1962年，纪念毛主席《讲话》发表20周年，中国歌舞剧院重排《白毛女》。

开排前，李波从大幕后的缝隙里，看见周总理悄不声地坐在了5排，也许是6排吧！

排练开始了，总理的眉头越皱越紧。原来那失去协调的乐队的噪响，把演员们的唱声压得无法使人听得清。

“往后面坐一点吧！”剧团的一位领导看到了总理的烦躁，便提议说。

周总理挪到了11排。